

光明絮语

我也说《聊斋》

□ 王一民

1987年4月19日,《聊斋》创作研讨会在福建宁德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编剧十多人出席,我也应邀参会。福建电视台台长俞月亭主持这次研讨会。他说,我们决定拍摄《聊斋》系列电视剧,暂定拍摄60集,先做第一件事,改编创作剧本,在座的都是我们请来的编剧,到这里小住十天,读原著,选篇目,每一篇写两集,即一部电影的长度。要求在两个月之内拿出第一批剧本。

我们这伙人,有来自北京的赵大年、苏叔阳,来自长春的肖永宪、盛曼姝,来自江西的毛秉权和我,还有上海的几位,加上福建本省的李栋等人。大家在美丽的海岛上边吃海鲜、看海景,一边钻进蒲松龄的狐魅花妖世界。经过十来天的阅读,体会到蒲松龄以奇幻的狐鬼故事包裹现实情感,情节离奇却寓意深刻,人物塑造鲜活,语言精炼典雅,激起大家的创作欲望。经过自报与协商,各自定了篇目,我确定改编《陆判》《阿绣》《书痴》和《锦瑟》等六篇。福建电视台委派李栋为剧本统筹。大家各自回家写作,次日交稿。李栋、广西人,作家,作品曾获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我与他一见如故,文学意趣相投。他邀我到福州住下,希望我先拿出一个剧本来。经过一个星期的努力,我完成了两集《陆判》,李栋也完成了两集《鲁公女》,比预定计划提前一个月。俞台长非常高兴,有了剧本,就建组拍摄。

《陆判》的故事梗概是这样的:书生朱尔旦生性豪放,因饮酒交了一个半神半仙的地府朋友陆判。住在十王庙的陆判常常半夜到朱家痛饮,天明才走。朱夫人贤惠待客,不以为怪。一次陆判看到桌上的文稿,摇摇头说不通,不通。朱尔旦说,我也常为此事受文夫的讥讽,请判官教我。陆判又摇头,你是心窍不通,教也无用。朱尔旦苦脸相求:你帮帮我。陆判点头,我饮了你不少酒,要还你人情。某夜,陆判怀抱一个包袱悄悄闯进来,面露红光,朱尔旦,找到一颗三眼心,人刚死,心还在跳。我来帮你换上。说完举手猛击一掌,给朱尔旦点穴止血。就在烛光下,取出一把尖刀,将朱尔旦开膛破肚,换了心脏。只过半个时辰,朱尔旦醒来,见桌上有一颗软软的血球,问:这是什么?陆判说,这是你的心,看,一窍不通,我已经给你换上一颗玲珑心。朱尔旦大惊,你把他杀了?陆判说,不是他走路不抬头,被车撞死了。他的心没死。陆判伸出三根手指,三个窍,够你用了。果然,朱尔旦换心之后文思大进,吟诗作对行云流水,再无入耻笑。

自此以后,朱尔旦对陆判恭敬有加,好酒勤进。一次,朱尔旦趁酒酣耳热之际突然问陆判,人心可换,人头可以换不?陆判随口应答:当然。朱尔旦说,大人,我有一事相求。陆判问何事。朱尔旦说,贱内面貌不甚佳丽,若能换一个好看的,在下感恩不尽。陆判闻言一怔,猛拍桌案,震裂杯盘。大声骂道:贪心不足则生悲!竟敢说出此等混账话来。朱尔旦惊得一身大汗,伏地叩头不止。陆判起身要走,朱尔旦捧起酒杯挽留,陆判迟疑地接了酒杯一饮而尽,喃喃自语:这酒债是越欠越多,要还的……也罢,我答应你,尽心寻觅。果然某夜三更,陆判蹑至,怀抱红布包,说是找到一个佳丽头颅,特来更换。朱尔旦大喜,引他入内室。见夫人侧身卧眠。陆判把红布包交给朱尔旦抱定,自靴中抽出白刃,点了两个止血穴,按住夫人颈项,着力如切,夫人头颅迎刃而解,滚落枕畔。急从朱尔旦手中取美人头合在项上,详审端正,而后按捺。再用枕头垫上,提起夫人头颅纷纷落下。良久,夫人醒来,觉颈项微麻,搓之,血片纷纷落下,非常惊骇。朱尔旦急忙告诉缘由,夫人啞他一口,取镜自照,变成一个美人了。

原著写到处,交代一下美女的头何处得来,用托梦之法抚平对方,朱尔旦一家平安到老。作为



▲《聊斋》海报

当代编剧,若不惩罚贪婪的朱尔旦,如何体现作品的“天道”功能?于是我笔锋一转,换了头颅的朱夫人,根本不认识朱尔旦,大叫大骂起来。

原来,这颗头颅的主人是吴侍御的千金小姐。上元节游十王殿,遇见无赖窥艳。尾随至家门,乘夜入室潜进闺房,杀一婢于床下,逼奸吴小姐。小姐不从,呼喊捉贼,被贼杀死,断头而去。陆判通晓阴阳,得到吴小姐之头,遂与朱夫人换上。吴小姐根本不识朱尔旦,大呼:捉贼,不要让贼跑了!

于是,朱尔旦一家乱成一锅粥。丫环仆人惊慌失措。这事很快传扬出去,传到吴侍御府中,他们正为女儿被杀,失落头颅而苦恼。听说女儿在别人家复活。急派人到朱家看个究竟,发现女儿还活着,变成朱家的夫人,叫苦连天。吴侍御疑是朱尔旦为非作歹,一纸诉状告到府衙,朱尔旦被拘入狱。通晓人间地府的陆判,让朱尔旦坐了三天大牢,再去知府床前托梦,将故事前后一一诉说,免去朱尔旦杀人之罪,罪在自己贪酒误事,罚俸三年,戒酒服役。知府大人才知底细,开庭训教朱尔旦一番,免罪释放。并将奸杀吴小姐的罪犯杨大年捉拿归案。

朱尔旦虽然被释,但无家可归,流落街头,不知所终。给世间留下一个警告。

为了改编、拍摄这部古典名著,电视台组建了强大的创作班底。以张刚为首的南昌影视创作研究所愿意出资建组拍摄,俞月亭欣然应承,两省联合,成立“聊斋系列电视剧创作总部”。俞月亭、张刚为总监制。

《陆判》剧组很快成立,由牛犇执导,王强饰朱尔旦,马戈饰陆判,陈怡饰吴小姐。两集戏很快拍完,当年11月底制作完。另两个剧组《鲁公女》也宣告制作完毕。12月初,《聊斋》创作总部在宁德召开第一次看片会,请来了北师大教授文怀沙、山东大学文学系教授袁世硕等专家到会,观看新片《陆判》和《鲁公女》,总结经验,研讨得失。《鲁公女》获普遍好评,在分析《陆判》的样片时,文怀沙提出:一个人是一个“司令部”还是两个“司令部”?朱尔

旦换心,变聪明了,文思大进。他老婆换了头,就不认识老公,她还是吴小姐。这涉及人格同一性、自我认知与伦理困境的核心问题。一石激起千层浪,与会者议论纷纷。袁世硕直击矛盾焦点:换头换心之后的人,究竟是以“头”(大脑意识、记忆)还是以“心”(情感、性格)来界定身份?如果两者冲突(如剧中的妻子有朱妻的身体和吴小姐的头),那么这个人到底是谁?是吴小姐的灵魂借尸还魂还是朱夫人的身体植入新的人格?这种双重改变撕裂了自我认同基础,形成了两个“司令部”的争议。

我当时在北京修改另一个剧本,没有参会,也没有看到牛犇拍摄的样片,是李栋通过电话告知了会场上情况,反馈了大家的意见。我问,片子拍得怎么样?他说中等水平。他问我,怎么回答两个“司令部”的问题。我很明确地说:头是大脑,是“司令部”,心,算是“参谋部”吧。

作为剧本统筹,李栋支持我的审美把握。他代表制片方,在会上发言:剧中明确以头颅(大脑)作为意识和人格的核心载体,朱妻换头后完全延续了吴小姐的记忆、学识、审美和性格,对朱尔旦的厌恶直接反应吴小姐生前的经历。朱尔旦因贪恋美色而给妻子换头,悔恨不已。印证了陆判以前的警告:贪心不足则生悲。编剧王一民对原著的改动表达的批判意识,深化了主题。

李栋的解释平息了专家的争议,却没有说服发行人,会后有人说,《陆判》是《聊斋》的主要篇目,改动这么大,怕影响发行。建议重拍。台长俞月亭也心灰意冷,一时拿不定主意。

福建电视台筹备《聊斋》拍摄的消息,引起了媒体的关注。有媒体认为“两个司令部”具有话题性和讨论价值,容易引发观众反思。这一争议既符合聊斋“谈鬼说狐、针砭世情”的精髓,又能吸引现代观众对科技伦理(人工智能)意识的联想。

俞台长意识到,经典文学的改编,既要尊重原著精神,也要敢于创新。87版聊斋选择放大矛盾而非回避,是为了借奇幻外壳探讨更尖锐的现实问题(如欲望、身份焦虑),这种处理方式虽然引发争议,但也跳出了简单的道德说教,具备了哲学思辨的厚度。

不久,剧本逐渐到位,有的尚要修改,二十多集可以开拍,为解决资金难题,总部十多人分成几组找赞助,得到各界的支持,充分显示名著巨大的吸引力。上海电视台刘印平加入,担任执行总制片。刘印平一到,立即拉起一个剧组,导演了我根据《锦瑟》改编的剧本,改名《地府娘娘》,找来了上海戏剧学院教师《围城》中苏文纨的扮演者李媛媛主演,获得一致好评。

1988年9月,《聊斋》总部挑选七十集作为第一批完成片在全国三十多个省级电视台同时播出,引起强烈反响。同年11月,俞月亭、李栋和刘大印(刘印平改名)应日本东和公司经理深泽一夫之邀访问日本,签订东和公司购买全部八十集《聊斋》电视播出和录像带放映权。

经过艰难的努力,历时三年,《聊斋》系列电视剧最后完成七十五集。谢铁骊、谢晋、陈家林、赵焕章等著名导演,陈红、赵静、何晴、李媛媛、茹萍、何政军、徐少华等演员在各个篇章一展身手。全剧分三批播出,成为一代观众的美好记忆。

我编写了《陆判》(牛犇导演,王强、马戈主演)《阿绣》(傅敬恭导演,赵静主演)《地府娘娘》(刘大印导演,李媛媛主演)《书痴》(李歇浦导演,谷亦安、黄超主演)《荷花三娘子》(徐俊泰导演,张茜主演)和《杀阴曹》(毕剑昌、魏小海导演,马崇乐、陈于虹主演)共六部十集。有幸参加这样的大制作,我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三十多年过去,那年,那月,那些合作过的朋友都是我难忘的记忆。

心香一瓣

一代风华

□ 吴辉

1
天气阴沉,北风呼啸,寒冷刺骨。因感冒发烧,我请假在家休息。西源小学就在我家前排,我们班教室的后窗正对我家大门。坐在家里的火炉,我能清晰地听见同学们齐声诵读课文的声音,课间的嬉笑打闹声也不绝于耳。

上午最后一节课,从教室里飘来了整齐的合唱声:“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党……”优美、清脆的童声合唱钻进我的耳朵,搅动着我的内心,其疗效胜似灵丹妙药,忽然我的头不痛了,腿也不酸了。在我央求下,母亲把我送回教室,一进门我就融入了全班合唱的火热场面。

一到冬天,位于村前朝北开门的校舍整天闭着门。所谓校舍,实际上是一排联排的民居。北风从远方尖叫而来,校舍前面的池水被践踏得焦躁不安,摇摇晃晃的大门使劲阻挡着执意要闯进教室的寒风,门框咣咣咣当,战栗不止。有几丝没有被拦住的冷空气从门板之间的裂缝中灌进来,呼呼作响。席卷大地的寒风带走教室里热火朝天的景象,几十个小脸蛋红扑扑的,同学们都目不转睛地注视着黑板上的歌词,随着老师空手划出的节拍,嘴巴一张一合,整齐划一,阵阵清朗的童声从屋顶乘风而出,飞向远方。

或许是受到美妙歌声的吸引,又或许是受到热烈气氛的感染,一只十几厘米长的大蜈蚣从冬眠中苏醒过来,钻出土墙,爬到了写着歌词的黑板上。同学们发出一阵尖叫,老师拿起一根竹竿敲了敲黑板,蜈蚣惊慌地从文字上爬过,从土墙的另一处裂缝处逃之夭夭。

教合唱的润英老师是我的启蒙老师,当时是一个秀美清纯的姑娘,民办编制。她是学校里唯一会汉语拼音的老师。那时乡下小学的老师基本上都不会说普通话,懂汉语拼音的老师是很稀罕的。所谓懂汉语拼音,也不过是在乡中心小学参加过几天培训。我的汉语拼音就是在这位女老师手上打下的基础。上中师的时候,有一次考汉语拼音,我的得分是全班第二。

去年春节,我到舅舅家拜年,又见到了来走亲戚的润英老师,她是我舅妈的姐姐。我走到她身边,向她致以问候。曾经秀美清纯的大姑娘已是满头银发,而那个不谙世事的我,也早已知天命了。

2
我上五年级的时候,文珊老师才三十出头。他在去进修之前,教我们班数学。他在乡里颇有名气,讲课思路清晰、明白好懂,是大家最喜欢的数学老师。当然,无论多么好懂,总有一部分同学学不好,不少人因此挨了批评。他批评学生有两句口头禅,说起来不紧不慢。对那些学习不勤奋、喜欢偷懒的学生,他说是“懒得蛇钻屁股,还要别人拉”;发现学生浪费时间、不珍惜读书的机会,他会说“等到牛蹩跨了,才想起来拉尾巴,那就晚了”。

小升初考试前夕,校园里的学习氛围日益紧张。与今天义务教育不同,对我们这一代人而言,“小升初”是人生面临的第一场大考,因为那时小学升初中是差额录取,没达到分数线意味着要留级或辍学,有些考不上初中的同学自此便告别了校园。

为了在升学考试中取得好成绩,在小学阶段的最后一个学期,老师和学生都加倍努力。晚自习的时间也被老师挤过来上课。每个同学的课桌上都点着一盏煤油灯,昏黄的灯光映着老师英俊挺拔的身姿,空气中弥漫着煤油烟味。偶尔有人走动搅

动气流,煤油灯芯上的火焰便舞动身姿,左摇右摆。

在老师滔滔不绝的讲课声中,灯花开了又落,落了又开。转眼就到了初夏,离考试的日子越来越远,天气渐渐热起来。几十个人挤在一间不甚宽敞的教室里,空气流动性差,难免憋闷烦躁。课间休息时,大家都来到操场上透气。学校没有围栏,操场连着池塘,池塘对面是茂密的树林,再往远处是一片旷野和稻田,空间广大,凉风习习,夏虫齐鸣,星辰明亮,天穹高远。空气清新清新,来几个深呼吸,肺就像被洗过一样舒爽。口干舌燥的同学们聚在校舍前面的一口水井边,打水解渴。农村人都睡得早,村子里面已经寂静无声,村民们都进入了梦乡,只有黑暗中的这口水井边人声嘈杂,一群年少的孩子正在这里逐梦前行。

去年国庆节假期,我回到老家。文珊老师正在一家小卖部看人打牌。我来到他身边,招呼了几声。旁人告诉我:“他耳朵不行,你要大声点。”我触了触他的肩,他转过身来,满面春风,当年英俊挺拔的青年教师很快将步入杖朝之年了。

3

期中考试结束后,老师们正在开试卷和学情分析会。三年级数学卷最后一道应用题没有一个学生答对。从新居村学校来参会的允启老师和在学校任教的姨父都认为,这道题难度不大,还在上二年级的我和吴胜国同学都能做出来。

西源小学已经多年没有出现过这么浓厚的教研氛围了。那是20世纪70年代末的一个春夏之交,大地生机勃勃,到处欣欣向荣。学生干渴的双眼充满了对知识的渴求,老师也似乎从高考制度的恢复中看到了孩子们美好的未来。

老师很快派人把我和吴胜国同学找来,让我们当场在黑板上列式演算,结果我们都没有做对。当然,这并不妨碍老师对我们的期望。

我俩都属于会读书的好苗子,备受老师器重,一有这样崭露头角的机会,老师就让我们参加。几年之后,我们也没让老师失望。中考我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一所中等师范学校,吴胜国同学则在三年后考取了大学,我们分别是村里第一个中专生和大学生。

中师毕业后,我回到老家教书,与自己的老师成了同事。20世纪90年代末期,我在取得自学考试本科学历之后决定考研。在一个周日下午返校上班的山路上,我跟允启老师结伴而行,我和他说了我对未来的畅想。他鼓励我说:“既然有机会,那就要考,你不考可惜了。你努力,我相信你一定能考上。”

他的支持从不停留在口头上。在我准备考试的日子,他和其他同事一起分担了本来由我负责的部分教学工作,以便我能腾出更多的时间看书。我的宿舍在学校发电机房正后方,噪音非常大,而他的宿舍在远离发电机的后排,比较安静,条件相对较好。还是为了照顾我的学习,他和我换了宿舍。

老师怀揣着我的梦想,日子过得生龙活虎,乐在其中。2000年,我考研成功,他跟我的家人一样兴奋。暑假的一天早上,当我拉着家具搬离校园的时候,身后突然响起了鞭炮声。透过散开来的白色硝烟,我看见允启老师伫立在光影里,他正挥手为我送行。而今,曾经生龙活虎的允启老师真的化身成为一道永恒的光影了。2022年底,这位对我的成长关爱有加的老师,依依不舍地告别了这个世界。

品读江西

江口的账本

□ 志在飞

终于来到仰慕已久的赣县江口。走过古榕树的阴凉,穿过曲径古巷,站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江口贸易分局”的牌子下,心中有无限的感慨。作为一个作家、编剧,又是一个党史工作者,我此行是来寻找一本账的,一本沉在贡江水底,被时光淤埋,却依然能在寂静中听见算珠铿锵作响的无形大账。

此地唤作“江口”,贡江、平江、桃江在此交汇,从此水波浩渺,不分彼此。这地理的纠葛,像极了那段历史的质地:各种线索、风险与生机在此缠绕、奔涌,最终冲开一条生路。脚下的青石板,被百年来的风雨、脚板与重物磨出了深深的凹痕。同来的党史专家蹲下身,说这可能是当年货船缆绳反复勒磨的印记。我用手去触摸那不是石头,一股扎实的凉意传来,仿佛触到的是石头,是一根从1931年拉拽至今的、紧绷的纤维——自那年起,为打破国民党铁桶般的经济封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此设下贸易前哨——江口贸易分局。

于是,所有的喧嚣在此都有了落点。当年红军战士是带着绝密使命而来,交易的是信仰、是生命,也是未来。我闭上眼,墟日的声浪便穿透时光涌来:茶馆的吆喝,驳船的汽笛,木屐踏在石板上的脆响,还有那压低嗓音的、关乎生死的议价。那一艘艘吃水很深的船,运来的哪里是寻常的竹木?那乌沉沉压舱的,是被称为“战争金属”的钨砂,是苏区

的命脉。它们在此秘密交割,换回的是磺酸、粗盐,以及印刷机急需的油墨。这是一场沉默的“贸易战”,没有硝烟,却同样惊心动魄。交易的核心,或许就发生在望江茶楼某张油渍斑斑的桌旁。一只掌心有茧的手,将一枚“老鹰头”银元推向对面。光线昏暗,只有指尖在掠过鹰翅时,能感知那道为同志所暗记的、细微如丝的“破洞”缺口。眼神一碰,便是契约达成。据后来的数据推算,这水波之下不动声色的买卖,竟支撑了当时苏区近七成的财力。这本账,记的不是盈亏,是生死。

这便是我要寻的那本账了。它不记流水,只记生死。每一笔进出的,都不是数字,而是活生生的希望与牺牲。钨砂换盐,盐换药品,药品换战士,多一次冲锋的力气,多一夜存活的机会。这本账的盈亏,算法残忍又崇高:一边是冰冷的矿产,一边是滚烫的血肉。而抓着算珠的,是藏在“广裕兴”商号招牌后面的那双眼睛,警惕、清明,将家国天下的重担,化作账房先生日复一日、滴水不漏的营生。

我沿着江岸慢慢地走。水是清澈的,缓缓地流,带走了太多的故事,却把魂魄沉淀在了这河床之上。我忽然想起,在红军长征出发前夕,江口贸易分局要在短短的时间里,筹齐6万大洋的西药运往于都。那些执行绝密使命的人,后来都去了哪里?那化装成木材商人的年轻战士,他灼热的眼神

是否终于见到了他梦想的新天地?那心细如发、能默诵整本账册的女子,她的桌上的算盘,后来是否计算过一个崭新国度的宏伟蓝图?还有那位代号“白鹭”的掌柜,当他的船只毅然撞向敌人的快艇时,那账本上最后一笔,该是怎样的决绝与圆满?

也许,这滔滔不绝的江水就是答案,这古榕树青春焕发的枝叶就是答案,今天我们来之不易的幸福安定的生活就是答案。

阳光将江面染成壮阔的金红,也为现代货运码头的塔吊勾勒出高大的剪影。古今在此重叠。江水汤汤,万古如斯,它带走了当年的船影与警哨,却将那股于无声处听惊雷、于绝境中算生机的魂魄,沉淀在了这河床之上,融进了这片土地的血脉里。

我终于明白,我要寻的账本,它早已化进了江口的每一寸砖石,每一缕江风,每一片从历史深处飘来、又向未来飘去的云里。它成了一处地方的气质,沉默、隐忍,却有着江水般的内在力量。

此刻,江风拂过江面,也拂过我们每个人的面庞。那风中,仿佛依然有算珠的微弱,那不是历史的余音,它是一种持续的低语,提醒着每一代面对封锁与挑战的中国人:真正的江山,不仅在烽火中打拼,更在这看不见的战线上,用最坚强的决心与最精微的智识,一寸一寸,算计出来,守护下来,并坚定地推向更辽阔的远方。